

1939 最后的乡愁

重走梁思成 1939 年川康考察路线

肖伊绯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39 最后的乡愁

重走梁思成 1939 年川康考察路线

肖伊绯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梁思成、刘敦桢等营造学社一行,于1939—1940年在川、康地区进行古建筑考察,这是营造学社最后一次野外考察。时值抗战,其历程艰险、任务艰巨,考察覆盖四川、重庆两地35个县,调查古建、崖墓、摩崖、石刻、汉阙等730余处。考察成果丰硕,却因图文资料留存不多,久已不为世人所知。作者以刘敦桢《川、康古建调查日记》与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稿本为文本线索,于2003—2004年只身重探这条考察线路,拍摄图像万余帧,搜集到大量的古迹实地勘察资料。幸运的是,在2005—2008年作者又对部分线路进行了补查,在四川“512”、“420”巨震之前,圆满完成了这些野外古迹的全部考察。倾心精选的600余帧珍贵图片,倾力撰写的20余万字文稿——“最后的乡愁”,在1939年营造学社的艰难跋涉中悄然浮现,也在作者10年前的艰辛重探中得以再现。

本书适合对营造学社、古建筑及其文化感兴趣的人士阅读。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39 最后的乡愁:重走梁思成 1939 年川康考察路线 / 肖伊绯著.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302-35073-6

I. ① 1… II. ① 肖… III. ① 建筑美学—研究 IV. ① TU-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9219 号

责任编辑:刘美玉

装帧设计:曲晓华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29.25 字 数:444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8.00 元

产品编号:048455-01

目 录

代序：化城，化为乌有的城.....	1
第一章 重庆：石破天惊雾都行 大足石刻等探访经历及学术发现	32
第二章 成都：天府已非锦绣国 南齐造像碑、都江堰等探访经历及学术发现.....	90
第三章 雅安：汉家陵阙雅雨中 芦山汉阙等探访经历及学术发现	128
第四章 乐山：青衣江畔莲花开 夹江—乐山—峨眉探访经历及学术发现	152
第五章 彭山：幽冥世界升仙梦 乐山—夹江—彭山探访经历及学术发现	198
第六章 新都：残荷也有菩提香 新都—广汉—德阳探访经历及学术发现	224
第七章 绵阳：山间古像庙中天 绵阳—梓潼—剑阁探访经历及学术发现	254
第八章 广元：女皇故里新帝乡 广元一线探访经历及学术发现.....	298

第九章 渠县：小城故事追汉晋

南充—渠县一线探访经历及学术发现..... 328

第十章 遂宁：鹫峰寺外梵音稀

遂宁一线探访经历及学术发现..... 346

第十一章 潼南：擦肩而过大佛禅

潼南—合川一线探访经历及学术发现..... 356

第十二章 宜宾：心事总付流杯去

宜宾一线探访经历及学术发现..... 378

附 录

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考察主要人物简介..... 412

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考察项目存毁一览表..... 416

蒲江：中国石窟的“魔域桃源”

——四川蒲江唐代摩崖造像琐谈..... 419

邛崃：幢影塔院石头禅

——邛崃大悲寺南宋石塔琐谈..... 428

附论·石龕里的幢与塔..... 436

九子母：从母夜叉到胎神

——九子母信仰在中国巴蜀地区的流行简考..... 440

合川：三联宋墓震巴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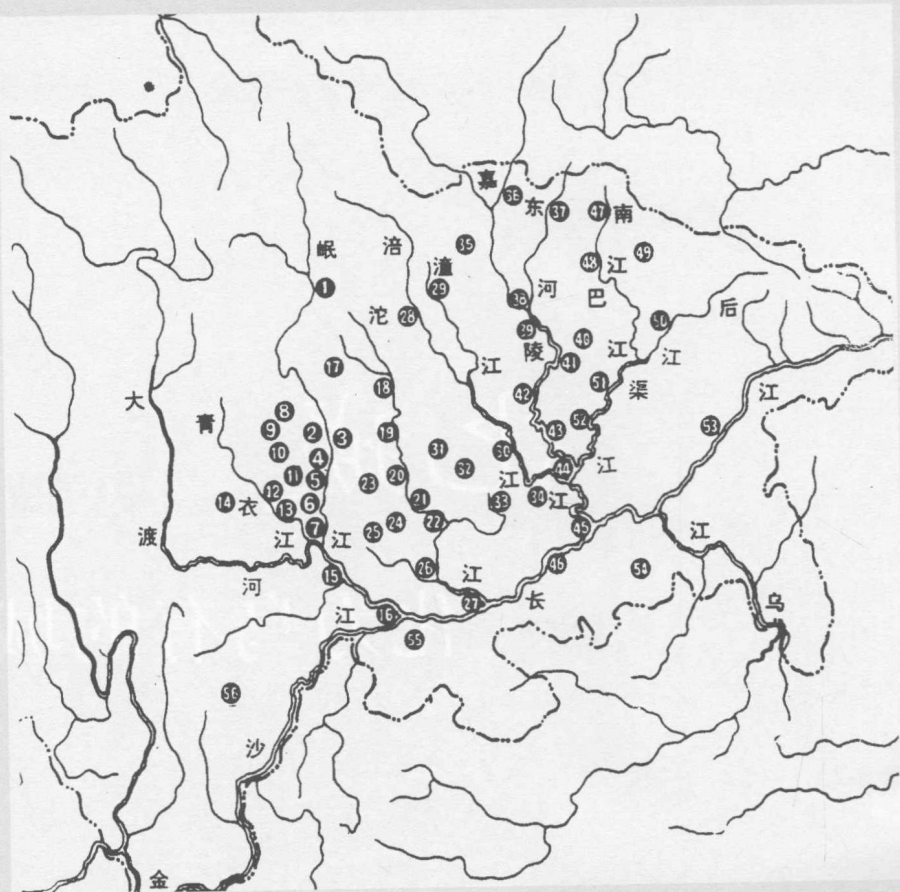
——合川三汇镇宋墓石刻探访手记..... 452

化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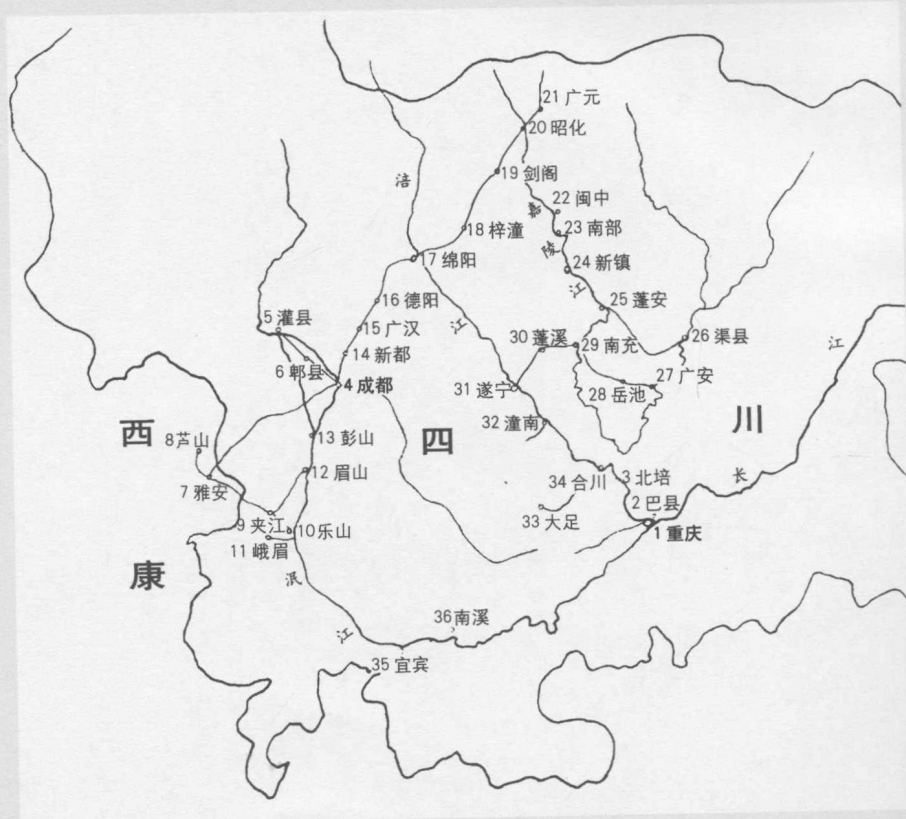
代序

化为乌有的城





四川省境内现有古建筑及摩崖造像分布点位图



营造学社 1939—1940 年川康地区古建筑考察路线图

如果说，1950年2月，由梁思成与陈占祥合写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所谓“梁陈方案”），是想将整座北京城规划为一座古色今香的文化之城，是工业样式让位于美学样式、政治样式让位于文化样式的纸上之城，是过于理想化的建筑乌托邦，本来就是会化为泡影的空中楼阁，那么，2012年1月26日，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号四合院（现为24号院）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如今也已成为一片瓦砾，建筑师或建筑学家自己的寓所本身，也无可避免地在越来越“城市化”的这座大城之中化为乌有。

或许，从一座大城到一所小院——时光雕刻出来的轮廓，也终将时光本身所摧毁。建筑学意义上的图像与空间，终将坍塌为一片瓦砾、一堆废墟而已。

而在不那么城市化的四川宜宾，一座叫李庄的小镇上，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却依旧保存。这是1940—1946年抗战期间，多家文化学术机构迁居西南后方时的遗迹。1940年初冬，梁思成、林徽因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为了就近利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图书资料，随同史语所离开昆明入川，来到离宜宾60华里的南溪县李庄镇上坝村，暂时驻留下来。而在此之前的1939年，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一行，刚刚完成了最后一次古建筑野外考察，即川康古建筑考察。

这次考察延续了之前多次考察的宗旨与目标，在北方与江南地区的唐宋古建筑之发现，鼓舞着他们继续寻觅自己心中的“化城”——那些尚未化为乌有的古建筑，及其附属艺术。

化城·小引

佛经上说，佛祖运用神通法力，为了那些修悟佛法的善男信女们变造出一些宅舍，供他们在去往西方净土的艰难跋涉中歇歇脚，休息一会儿。这些虚幻的舍宅里亭台楼阁、池榭塔院一应俱全，恍若另一片净土乐园。然而“化城”终究是化城——虚幻变化而来的城，佛经上

还说，倘若执迷于化城中而不愿继续修行佛法的，是取不了真经，出不得正果的。

1932年的梁思成，心中却一直在营造着一座“化城”——明清以前的中国古建筑。当年3月，在对《清式营造则例》的研究告一段落之后，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开始了

对明清以前的古建筑实例的考察和测绘。他们心中的信念，丝毫不亚于佛教徒们修行佛法时的虔诚与坚定，那就是一定要找到一座明清以前的木结构建筑，用实例来验证宋代《营造法式》一书中的古建筑法则。

那一年的春天，在河北蓟县独乐寺的梁思成欣喜若狂，他在日记中这样书写着那份孤独的快乐：“这是一次难忘的考察，是我第一次离开主要交通干线的旅行。为了这五十英里的路程，我们花了三个多小时，但这使人感到兴奋和有趣。当时我还不知道，在此后的几年中我会对这样的旅行习以为常，而毫不以为怪了。”独乐寺——初建于辽统和二年（984）的古建筑群，让梁思成第一次触摸到了唐代建筑的些微风韵，他把这让他喜出望外的第一次触摸，写进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一文中，把当时的中国建筑学界对“化城”——明清以前的古建筑的寻访热情一下子就点燃了。

梁思成一行对“化城”的追寻并未就此停歇，他们执着地认为，在某个偏乡僻壤中，定然还存在着唐代原版的古建筑。终于在1937年夏日的一天，心中的那座“化城”悄然浮现在他们的面前。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的大梁上，梁思成和

林徽因正忙着将浸水的布单来回传递着；浸润了水分的古老木梁，渐渐地将那一行意义非同一般的墨迹展现了出来：“唐大中十一年女弟子宁公遇……”

在确证了这座初建于公元857年的唐代遗构之后，他们的喜悦是后人难以想象的，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幸福与愉悦啊？我们只是从一些当年的工作日记中获知：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及整个庭院一片霞光，他们将带去的全部应急食品，沙丁鱼、饼干、牛奶、罐头等统统打开，大大地庆祝了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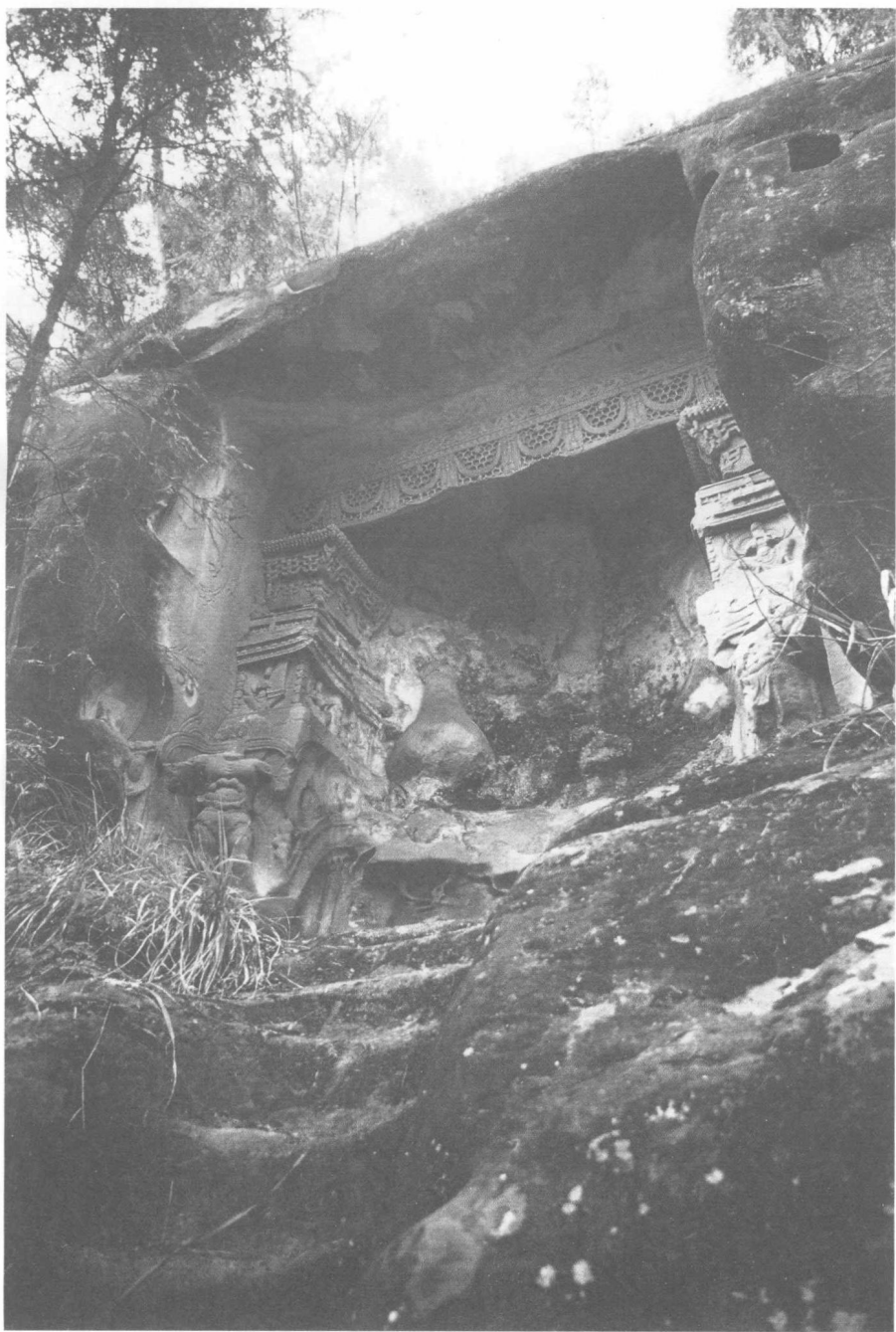
行走在蜀地山乡中的我，就这样常常捧读着一些关于梁思成、营造学社或是别的什么关于“化城”的只言片语，莫名地喜悦与激动着。其实，我清楚地知道，由于明清战事、十年浩劫及种种与岁月蹉跎相关的原因，在川内找寻明清之前的木结构建筑是不太可能的。而面对心中“化城”的诱惑，使我仍然执意在那些偏乡僻壤中往返行走，哪怕是一片残瓦、一块残碑，也能让我的喜悦油然而生。

十年前，一个艳阳高照的午后，我在地处四川省巴中市城西1公里的风谷山西龛村里，做着我的“化城”梦。该处的唐代摩崖造像，分别位于三处较为集中的区域，即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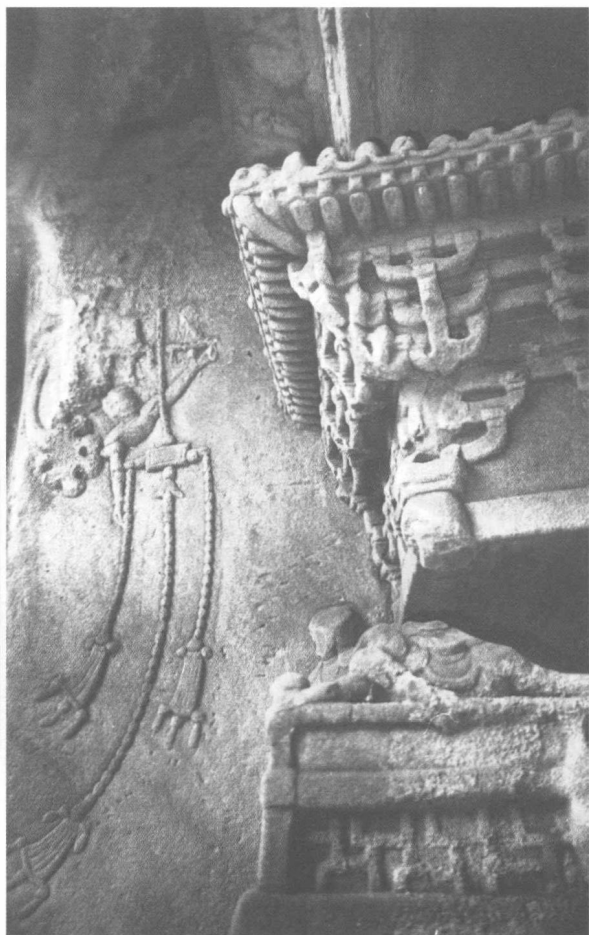
爷湾、流杯池、龙日寺三处；而我
就在这三个地方走马灯式地一惊一
诧，用肉眼与镜头摄录每一处古迹，
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些唐代的遗痕
中，总会透露出那“化城”的蛛丝
马迹。而当我行至流杯池第 53 龕

时，我的“化城”竟然真的悄然而至。

这是一龕雕造于盛唐时代的
“无量寿经变”造像。龕内原有的
精致的佛造像早已风化漫灭，石痕
如洗，宛若空城。真正让我得入“化
城”的却是，那龕口左右两侧雕刻



四川巴中，西龕第
53 龕，“无量寿经
变”造像；盛唐



四川巴中，西龕第 53 龕，左側壁、右側壁局部——飛天與樓閣

的以唐代建筑为范本的天宫楼阁。楼阁每层均设廊庑，廊庑内雕各式菩萨、伎乐、飞天等像；龕内两壁上方有亭台、祥云等残痕。这龕口两侧的楼阁就在这所残龕之外，孤零零矗立了千年的时光，它们却完整地诉说着，那些只有唐代建筑才拥有的细节：

右侧阁楼下部有高台，台上雕二重楼阁，台座正面立一尊力士像，侧面雕弧形楼梯架于莲池上，楼梯

上有三人正往上爬。从下至上第一层楼阁有三层檐，转角处残损，球形莲花座柱子；方形楼台，檐最上层饰团花，中层饰几何纹，最下层饰菱形纹，纹饰边沿饰连珠纹。左侧面以立柱分为两间，两间内各雕伎乐一身。第二层方形，有圆形立柱，周有方柱回栏，正面雕一尊菩萨侧靠回栏而立，侧面雕二尊菩萨扶栏而立。檐下仿真雕刻斗拱、挑檐，重叠繁复，一丝不苟。屋顶上

方空中雕出祥云一朵，云中隐约三人或坐或立；三尊像侧又雕出亭台耸立云端，亭台方形，四柱、斗拱、挑檐，也是仿真雕刻。

这石中楼阁哪里是人间楼阁，精美华丽得令人一阵阵地眩晕，好似真的在天宫里徜徉。欣喜莫名之余，忽而忆起《妙法莲华经》“化城喻品第七”中的句子：“即作是化已，慰众言勿惧。汝等入此城，各可随所乐。”——其实，这一切境界、境遇，包括眼前的这座唐代石龕，包括我眼中的天宫楼阁，以及因之而生的喜乐之心等等，都是生生变化出来的，都是人心幻化、佛法点化而成。佛对众生说：“你们不要再生恐惧，现在可以到这个城里来，所要求的，必能遂心满愿。”佛经中的“化城”如是说，此刻眼中的唐代石雕楼阁也正如是说，这样的建筑怎能不让人欣喜莫名？

据说1939年的那次川、康古

建筑考察之行中，梁思成就曾比照《营造法式》的“圜桥子”图例，对乐山龙泓寺、夹江千佛岩、大足北山的唐代石刻楼阁作了一番细致的探研。我想，他心中的那座“化城”，也就凝驻于这些唐代石龕之中吧。

我一次次地翻阅，一次次地查找，在营造学社当年的考察路线图上，却无论如何，也没有延伸到巴中西龕里的这座“化城”中来的。那次深入蜀中的“化城”之行，他们为何未曾到这巴中盛唐的“化城”中一探究竟？如果他们来过，这座“化城”又将带给他们怎样的唐代建筑样式之发现呢？感性的追索，终归得有一种理性的方案去解惑答疑；终于有一天，我禁不住将纸上神游换做了地上穿行，把翻阅地图变做了实地考察，开始了一场为追寻“化城”的乡愁之旅。

实证·圜桥子

在《中国建筑史》一书中，梁思成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龙门唐代石窟之雕凿者，对于建筑似毫不注意，故诸窟龕鲜有建筑意识之表现。然在四川多处摩崖，则有雕西方阿弥陀净土变相，以楼阁殿宇为背景者，如夹江县千佛崖，

大足县北崖佛湾，乐山县龙泓寺千佛崖皆其例也。

梁思成发现，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北方石窟中很少能见到建筑元素，而四川摩崖造像，尤其是在“西方净土变”龕中经常雕出楼阁、桥梁、殿堂、经幢等等，令人叹为观



四川邛崃，石笋山，“无量寿经变”窟，中唐；出现“重檐阁楼”与“圆桥子”造型，与营造社曾考察的乐山龙泓寺造像近似

止。这其中又以夹江千佛岩，大足北山，乐山龙泓寺千佛崖的龕窟造像最为典型。三处石窟年代皆在唐

代，三座主尊造像背后，雕刻着一组复杂的楼阁，而连接中央殿堂与两侧建筑的，则是一种弯曲的阁道，

这与他在《营造法式》中看到的“圆桥子”极为相似。

梁思成看到的这些石雕楼阁，在巴蜀各地的山乡石窟之中，俯首皆是。而这些楼阁之间，基本都雕造有“圆桥子”这一建筑图像。梁氏考察的是建筑形式，但这种建筑图像，更多的是作为宗教隐喻而存在的，它代表着佛教的净土信仰，至于唐代现实生活中是否有这种建筑形式，倒并不重要。

众所周知，净土宗作为中国佛教流派中，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的法门，在隋唐之际发展成一个正式的宗教流派；净土宗的主要经典有《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合称“净土三经”。净土宗是指以求生佛国净土为目的，以称念佛陀圣号为主修的修行宗派。广义的净土宗修行，包括下生弥勒的“兜率净土”，药师佛的东方“琉璃净土”，以及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净土”的修行宗派。而万变不离其宗，仍是对“净土”概念的信奉、修行和证解。

四川佛教摩崖造像，从东汉就已萌芽，在南北朝至隋唐两宋进入繁荣时期。四川的造像活动从武德二年至光化二年（619—899），在整个唐王朝统治时期一直呈现繁荣景象。唐武德至天宝年间（618—756），造像活动在蜀中繁盛一时，

以广元千佛崖造像群为代表，每一处少则数龕，多则数十龕以至数百龕。造像题材多以佛陀说法像为主，其次是七佛、千佛、弥勒佛等，净土宗造像在这一时期开始广泛分布于蜀中各地。

广义的净土宗摩崖造像，包括依据所有“净土”教义经典所刻造的各种造像，采用“经变”的图像程式，向信众传布净土信仰和阐释经典。造像内容大致可以分为“无量寿经变”“观无量寿经变”“弥陀经变”“弥勒经变”“药师经变”五种，这五种造像在巴蜀地区保留至今的还有许多，梁思成看到的“圆桥子”图像就大量留存于前两种经变造像之中。

作为表现“净土三经”中主要经典《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的摩崖造像，自盛唐以来，开始风行蜀中。夹江千佛崖、牛仙寺万佛场、眉山法宝寺、丹棱郑山—刘嘴、仁寿牛角寨、邛崃石笋山、花置寺、资中重龙山、巴中北龕、西龕等地，均有大量此类题材的摩崖造像。这些造像大部分属于中晚唐时期雕造，弥足珍贵。

梁思成提到的“大足县北崖佛湾”，实际上就是指现在的大足北山第245龕“观无量寿经变”造像。这龕唐末五代造像，富丽堂皇、体制巨硕，至今保存完整。而梁氏提



四川邛崃，石笋山，“无量寿经变”窟，中唐；出现“柱桥”造型，与营造学社曾考察研究的山西晋祠圣母殿前“飞梁”做法近似

到的“乐山县龙泓寺千佛崖”，也是他在《西南建筑图说》中相当欣赏的造像，时至今日，已荡然无存。龙泓寺原址上已建成龙泓路小学，笔者探访时，造像龕窟早已风化剥蚀得了无痕迹。唯有当年营造学社一行，在凌云山大佛侧崖，可能也

曾考察过的一龕“无量寿经变”造像还保存较好。龕中雕造的“天宫楼阁”部分，有保存完整清晰的“圆桥子”造型，雕刻水准也相当精湛。而夹江千佛岩中的同题材造像，都比此龕体量稍小，建筑细节刻画相对较为简单。

所有这些出现于“经变”题材中的“圆桥子”，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于龕中三主尊，即一佛二菩萨背后的楼阁之间。这类“西方净土变”造像，都主要是依据《无量寿经》和《观无量寿经》雕造，生动再现了经典中所描绘的西方极乐净土——着重雕刻庄严巍峨的殿宇楼阁，四时不断的歌舞盛会，各色珍禽、飞天、祥云以及随意听法修行的天人，有极乐净土的七宝莲池，莲池内的七宝莲花，莲池上的九曲拱桥，从拱桥下驶出的多层楼船；以及众多往生西方的莲池化生等等。有的造像以莲池众生为主要表现内容，有的造像以天宫楼阁为主要表现内容，有的造像兼具莲池众生和天宫楼阁。

实际上，“圆桥子”是作为“西方净土”想象中的一种建筑形式而存在的，是神界的而非人间的。“圆桥子”所连接的三座天宫楼阁，象征着弥勒的“兜率净土”、药师佛的东方“琉璃净土”以及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净土”三种净土信仰。

“圜桥子”本身正是这三种“极乐世界”的沟通与转换物。此外，可能尚有另一层含义——“圜桥子”还象征着，佛教所谓投生净土的“上、中、下”三种品类之间的沟通与衔接。当然，梁思成看到的“圜桥子”是作为古建筑样本之一种而存在的，对照着宋代建筑专著《营造法式》，他获得了明确的图像注解。他为之欣喜的，只是因为“圜

桥子”这个学术概念，竟然也可以在西南一隅获得实证。

“圜桥子”，在佛教中作为“化城”之一种，在巴山蜀水之间，盘桓了千年之久。在古建筑学中，也如同一座梦中的“化城”，在1939年梁思成的眼中成为永恒。作为梁氏旅程的追随者，“圜桥子”成为我重温之旅中的重要标记与启程标志。

四川乐山，凌云山，“无量寿经变”相龕，盛唐；出现“圜桥子”与“龟头屋”造型，营造学社曾亲自考察



题剔空菩提叶

认得这透明体，
智慧的叶子掉在人间？
消沉，慈净——
那一天一闪冷焰，
一叶无声的坠地，
仅证明了智慧寂寞
孤零的终会死在风前！
昨天又昨天，美
还逃不出时间的威严；
相信这里睡眠着最美丽的
骸骨，一丝魂魄月边留念，——
……
菩提树下清荫则是去年！

这是一首林徽因的诗作，诗名《题剔空菩提叶》总让我浮想联翩。那剔空的菩提叶，也许就曾浮现于当年的川康考察之中吧。

剔空菩提叶的雕刻手法，曾频繁地出现于四川东北部的巴中、广元等地的唐代摩崖造像之中。在这些区域中，遍布于山崖之上的唐代龕窟密如蜂房，蔚为壮观；在这壮观的景象中，龕窟内常雕刻有释迦牟尼于菩提树下说法的石像。佛祖背后的菩提树，以高浮雕手法刻画出，高于佛头一指、左右各宽出佛肩半指的树冠。树冠上的树叶，以

几近镂空雕的技艺，剔出玲珑生动的神姿来。当然，也正因为这种精雕细琢的雕刻技艺，在巴蜀山地中常见的红砂石、黄砂石中成形的菩提叶，及其他造像，都更易风化剥蚀，归于湮没。笔者过眼的数百株“菩提树”中，能有一片两片剔空菩提叶可寻的，也并不多见。

地处四川巴中城西1公里的凤谷山西龕村第21龕，可能是巴中现存年代最早的造像之一。龕壁左侧的五代入题记“捡得大隋大业五年造前件古像”，即是明证。在这些风化严重的遗宝中，在这些题记、纹饰繁复多样的学术细节中，我依旧在固执地寻找，在寻找着那无声坠地的一叶，直到第34龕如约而至。

这是一个没有造像题记、无法准确判明其年代的释迦天尊并坐龕。雕造的形制是外方内二重檐佛帐龕。风化得相当严重的这一龕，并没有过多的观赏价值。就在我向龕内探头一望，正欲抽身而去的一刹那，我窥见了龕顶壁上的一片奇怪的形状。那是一片灰蒙蒙的、像一群蝙蝠倒旋而挂的石刻图案。心中怦然一动，那一片片相互勾连着顶壁的高浮雕图案，不是叶片又会是什么呢？——不就是那一丛剔空